

怀孕事件·关于砍伐老竹的报告·市长夫人·县庆·人事变动

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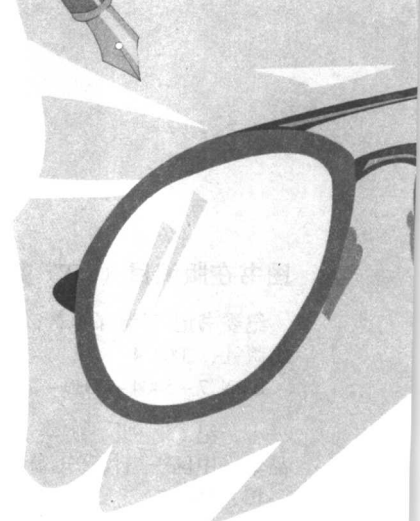
J I W E I S H U J I

委

书记

于
卓
等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- 
- ◎ 纪委书记
 - ◎ 救灾记
 - ◎ 怀孕事件
 - ◎ 关于砍伐老竹的报告
 - ◎ 市长夫人
 - ◎ 县庆
 - ◎ 人事变动
 - ◎ 南方麻雀

纪委书记

于
卓
等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纪委书记/李治邦等著;金在胜编选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3.4

ISBN 7-5404-3030-3

I. 纪... II. ①李...②金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5768 号

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

纪委书记

于卓等著

金在胜编选

责任编辑:汤亚竹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 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

*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12.25

字数: 296,000 印数: 1-10,000

ISBN7-5404-3030-3

I·2001 定价: 22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1	纪委书记	李治邦
37	救灾记	陈世旭
111	怀孕事件	于 卓
163	关于砍伐老竹的报告	楚 良
188	市长夫人	戴雁军
258	县 庆	杨少衡
299	人事变动	刘明恒
339	南方麻雀	曹征路



纪委书记

李治邦

题记：

你要想知道梨的滋味，你就得变革梨子，亲口吃一吃。

——毛泽东

海新抬头，看见一轮夕阳悬挂在西际，圆圆的，散发着一种阳光的魅力。在硕大的窗户前，一幢还未竣工的高楼已经挡住窗户的一半，海新担心，若是盖完，是不是再也欣赏不到夕阳的景色了，他办公室在省纪委八层楼房的第五层，每回从窗户看外面都有新鲜的感觉，他想起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，别在平野上停留，也别去爬得太高，打从半高处观看，世界显得最美好。海新疲惫地倚在沙发背上，看看日历，明天就该休息了，他想好好陪陪妻子。她患腰椎管狭窄，走起路来挺不起胸来，鞠着个身子。晚上睡觉浑身的疼。医生私下对海新说，将来严重了会卧床，以至于瘫在床上。海新要求动手术，医生摇摇头说，你妻子有心肌炎，很有可能会窒息在手术台上。

他收拾着手边的文件，发现一份简报，上面刊登着一百名干部群众联名写来举报信，控告平阳市委书记张早强嫖娼，被市公安局在扫黄打非中无意发现，后不了了之。那个娼妓后来

纪委书记



竟调到市文化馆，经常在公众场合耀武扬威。海新皱皱眉，他听到不少人反映张早强霸道，并且贪色，周围总有一帮女人贴着他，在市里影响极坏。起初他不在意，因为每天往他耳朵里灌的名字太多，比张早强厉害的又比比皆是，就没太放在眼里，另外，虽然没见过张早强，从另一面也听到不少人夸奖张早强，说他聪明能干，把一个县级市搞得红红火火，总产值一直在全省排在前十位。海新习惯地拿笔在简报上批示，要查查张早强嫖娼的事是否属实，若属实，一定要严厉查办，并通报全省。海新签名。他写完，揉揉眼睛，穿衣服准备回家。因为省纪委大楼已经没有多大声响，这说明他又是在下班两个小时后才离开。他发觉眼镜没带着，便到办公桌前去拿，眼睛看到桌子上还有最后一份文件，习惯又让他拾起来。是平阳市纪委报来的，说张早强如何拒收澳商一千美元的事迹。海新看了看，大意是平阳市建立开发区，由于平阳市地势好，是省城通往北京的重镇、高速公路的要道，于是客商蜂拥而至，张早强怎样廉洁自律云云。

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是上大学的小女儿打来的，问爸爸为什么还不回家，今天是她的生日。海新说，马上就走。

放下话筒，他突然想起毛泽东关于要干部尝尝梨子滋味的格言，于是一个新鲜的念头一闪，为什么不去平阳市看看。他隐约感到张早强是个人物，而且有背景，勾扯着方方面面上下下的网络。通常，一个市委书记嫖娼肯定是拿下了，但放在张早强身上怎么就跟沥青似的总也揩不干净呢。海新这人，一旦想定的事就不顾一切去做。他拿起话筒，要通值班室，对方忙问，海书记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海新张嘴想说要辆车，再跟一位处长，话到嘴边，他猛丁咽回去，改口说，没事。海新平常下去，往往会有两三辆车出去，屁股后面拥一群人。按常规海新这次若去平阳市，得先通知平阳地区的专员和书记，当然还有平阳地区的纪委书记，下去的一切程序得是平阳地区纪委的

人安排。另外，要调查张早强，也是让平阳地区纪委去，然后把处理意见上报省纪委。海新决定，自己去，他要深入到平市，不是靠批文件或者听汇报，他要亲自了解张早强，省纪委的人包括秘书一个也不带。他作出这个决定，自己都吃一惊，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，省委常委去哪儿都要通报的。但他没有阻止这个决定，反而产生强烈的欲望。接下来就是如何去平阳，从省城到平市，上高速公路乘车也得四个小时。干脆单独叫一辆车，可省纪委的车牌号，有心眼儿的都知道，特别是他海新的，车牌号更是响亮，交警们每次都对他的车敬礼。他的车去哪儿，哪儿的官员就背后嘀咕，说海老爷来了，咱没犯什么错吧。

找熟人借车，海新想。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大学同窗李成天，是省艺术馆的馆长，作家。海新与李成天的私人关系很好，两人无话不谈，李成天什么都敢跟他讲，包括对省委书记们的意见。李成天说，只有我不怕你，尽管我也犯不少错误。海新知道艺术馆穷，只有一辆过时的北京吉普，为此，李成天埋怨海新，说，省里总说怎么重视文化工作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我们艺术馆好比烹菜用的大料，烹的时候大料在里面调味儿，吃的时候就拿筷子把大料给夹出来。堂堂的省艺术馆仅有一辆北京吉普。可你们看看机关里面，什么好车没有。海新用BP机呼李成天，不一会儿，李成天回电话，问谁呼我？海新说，我，海新。借你北京吉普使使。李成天恼了，你拿我找乐，我正跟税务局的吵嘴呢，你别给我添乱。海新问，吵什么嘴？李成天说，文化局给我一半钱，另一半我得靠出租场地，可税务局收我的地皮税比谁都狠，不是说文化减免税吗？海新不耐烦地说，我不管你这闲事，我要去平市，借你的北京吉普，连司机一块儿借，我礼拜一回来，汽油钱你掏。李成天扑哧笑了，你一个省纪委书记，坐我的北京吉普出去，这不掉你的身份。海新说，你少废话，半个小时我在省纪委门口等车。



李成天严肃地说，我说，你别是微服私访吧，这幼稚的事儿干不得。海新发火了，你办不办吧！李成天也恼了，你以为你是我，想上哪儿抬屁股就走。你是省委常委、纪委书记，出点事我担待不起。海新嚷道，少废话，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，我半个小时见车！

走出办公室，他对迎面走来的秘书说，你不是一直抱怨忙吗，两天公休日，你好好陪新婚妻子。秘书兴高采烈，说，您呢？海新说，我去平阳办个事。秘书赶紧说，我陪您。海新摇摇头，调侃地说，注意，晚上跟妻子“办事儿”悠着点儿。

二

太阳快下山了，仍然有余晖顽强地弥漫在天空，染得西边一片片橘黄，像是国画大师一不留神泼倒了颜料盘子。

4 海新坐在北京吉普上，司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，长得挺帅，头发好长。海新想，这要是省纪委的司机早被他踢出去了。贵姓？海新问。姓韩，韩富华，您就喊我小韩。小韩踩动油门，车徐徐开动。海新说，见过我吗？小韩说，您是大名鼎鼎的海书记，就是没见过您，听我们李馆长说过，他挺佩服您的。海新问，知道平阳市怎么走吧？小韩笑着，海书记，全省我哪儿都知道，艺术馆的人到处搞辅导，我跟着李馆长把全省犄角旮旯跑遍了。车转眼间上了高速公路，天完全黑下来，高速公路两旁划过一道道光的弧线。海新头回坐北京吉普出去，车厢里颠颠的，车颠猛的时候甚至把海新的头撞到车厢顶。一向做事谨慎的海新觉得自己今天做法太离谱了，随着车离省城越走越远，他有些后悔。其实，处理平阳市张早强这事，他只要仔细过问，派个助手，就能够解决。小小的县处级干部还能翻过天，再有背景，就不信能大到他不能管的程度。半年前，他曾经把省里两个受贿的厅长拿下。

海新问，有水吗？海新临走时什么也没带，口袋里只揣了几百块钱。小韩回手，拎过来一个大茶杯说，正热。海新呷了一口，茶叶放得真不少，浓浓的苦苦的。小韩率直地说，我和李馆长是哥们儿，我这人没有崇拜领导的习惯，说话随便，您多担待。说完他就沉默不语。海新问，小韩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小韩说，李馆长临走交代了，您的事情一概别问，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海新说，好，谁问你，你就说我是李成天。小韩忍不住了，海书记，别说您是李成天，他在全省的知名度不低于您，又总上电视，哪儿都知道他。干脆，您就说是我舅舅。海新觉得有趣儿，禁不住探过身子问，你舅舅是谁啊？小韩爽快地，省保险公司的一位处长，叫张国有。说着，小韩递过来一张名片，详细的您看名片。我舅舅老实巴交的，不爱声张，没什么劣迹，说他保险。再有他长得也有些像您，白净子脸，眉毛挺黑……小韩咧嘴笑着。海新细心看着名片，心想，只干这一次荒唐的事。他靠在后面，车身摇晃着，他好久没坐这种低廉车，乍坐有些不习惯，他闭目养神，眼睛一合上就犯困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车颠了一下，海新睁开眼，车已经下了高速公路，拐到通平阳市的路上。小韩回头歉意地说，我还是把您颠醒了。这条路很短，也就是四公里，说话就到。海新定定神，隐约地看到远处飘着灯光。小韩这时转把，车往左行驶，海新忙说，这会出事故。小韩指了指说，公路中间有一堆堆的玻璃碴儿。北京吉普大约行驶了七八米才摆正位置，可这时两人同时发现，前面有几个人拦住去路，每个人胳膊上都戴着红袖章，上面写着“交通检查”。小韩说，坏了，这帮人要敲诈咱了。车停下，小韩摇下车窗。为首的一个人过来，脸宽宽的，眼睛有些窄。

知道为什么让你停车？

小韩忙解释，我是躲公路中间那段玻璃碴儿。

别说废话，会开车吗？懂得开车规矩吗？



那我不能眼睁睁让车轮胎扎了呀。

从后面过来一个高个，开门把小韩拽出来，我看你是没来过平阳。小韩像小鸡般地被拎出来。为首的拦住高个，问小韩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小韩说，省保险公司的。为首的笑笑，有钱的单位嘛，罚款吧，你给一百，走人。小韩说，你们疯了，凭什么罚款？高个的插话，你小子违章了。小韩回头看看海新，海新没说话。小韩觉得冤屈，说，就算我错了，你们凭哪条罚我这么多？再说你们也没穿交警的制服，你们是哪儿的？为首的抽出颗烟，吸了一口，我们是平阳市公路检查站的，不是结帮结伙的黑道。高个揉了揉小韩一拳，我们说罚多少就罚多少，你再啰嗦，就罚你小子两百。小韩火了，我要是不给呢！后面有几个人抄起铁锹之类的家伙围过来，小韩又回头看看海新，海新说，我们是省保险公司的，是你们张书记请的客人。为首的瞅瞅海新，眯着眼睛，踢了一脚车，就你们这辆破北京吉普，我们张书记能有你们这号的客人。别以为是省城的我们就怕了，告你说，省城来我们平阳的多了。老实掏一百块钱，走人。小韩忙套近乎，我跟你们平阳市的马局长很熟。为首的愣了愣，哪个马局长？小韩忙说，文化局的。为首的大笑着，鸡巴马局长呀，不就是文化局的吗，说说唱唱的。这时一束灯光投过来，又一辆大卡车晃晃悠悠停下，一帮人在高个率领下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跑去。为首的对小韩挥挥手，你要不掏就把车溜道边，别误了我们公差。海新说，小韩，给他们一百，然后对为首的说，你能开个票据吗？我们好回去报销啊。为首的说，行。海新要掏钱，小韩先递过去一百。为首接过钱，在大卡车的灯光下照照，然后撕下一张票据，笑着说，给马局长个面子，你们填吧，填多少我都没意见。

北京吉普继续往前开着，平阳市区的灯光越来越迫近。

这不跟劫道的一样吗！小韩忿忿地说。

这类事你以前来平阳听说过吗？

听说过。

没人管吗？

弄不好还是领导睁一眼闭一眼让做的呢。

海新的心一沉，他记得一年前，平阳曾有位公安局的副局长到省城洗桑拿浴，然后进行异性按摩，临走时一时高兴给了按摩小姐一张名片和三百元的小费。后来，这位按摩小姐东窗事发，交代出这位副局长。再后来这位副局长如何就不得而知了，这事是海新在省政法委内部动态上看到的。

海书记问，今晚咱住哪儿？

住市委招待所吧。

市委招待所就是平阳饭店，挺豪华的。也是市里条件最好的宾馆，听说里边有张早强的一个特级套间。

海新说，小韩你把灯打开。他端详着票据，上面有一个戳子，刻着平阳市南头乡公路检查站的字样，海新小心翼翼地收好，说，小韩，我回去给你报销。

车前头一片灿烂，马路开始繁华，两边都是小商铺，橱窗里斑斓夺目的，悬挂着各式鲜艳的服装。好几幢高楼竖在那，红红绿绿的灯罩在上面，显得平阳有了都市感觉。三年前，海新还是省检察院检察长时，曾来过一次，那时平阳还不是县级市，没这么热闹。张早强当时是县长，两个人阴错阳差，没见到面。

夜已经深了，马路上还有人在走动。一个打扮得犹如三十年代的女人款款地在车前走着，也不着急，在车前对小韩递过个媚笑。女人脸上擦粉，嘴上涂着鲜红的口红，短发中分后梳，她穿旗袍，下摆开衩到大腿根儿，让车灯衬着白白的，如是一根藕矗在那。小韩停住车，女人凑过来，住哪儿？小韩说，住平阳宾馆。女人往车里瞅瞅，两个人啊，一会儿我再带个姐妹找你们玩，行吗？小韩慌神地摆手，我们是公家的。女人咯咯乐着，嗲声嗲气地说，就是和你们公家玩儿嘛。海新催



促着，赶快开车走。车往前开着，小韩抹着冷汗说，这平阳的女人可厉害，那闲遛的都一天挣不少。光平阳市就有一百九十多家歌舞厅，三陪小姐我不敢说有多少，外地来的占大多数，人家都说平阳管得松。反正上个月我跟李馆长来，碰上平阳几十名妇女打着牌子在街上走，上面写着，还我丈夫！平阳市有句对漂亮女人的顺口溜，要想富，站马路；要挣钱，靠脸盘。

海新前些日子开人大政协两会，吃饭时偶然听到人说起平阳女人打牌子闹事，很快就平息了。因为这属于公安方面的事，他并不太在意。他对小韩说，就去你说的平阳宾馆住吧。

三

车停在平阳宾馆的外面，海新看看手表，已经十二点了。两人走进宾馆的大厅，小韩说，我去办手续。海新说，你那儿钱多吗？小韩笑着，李馆长走时塞给我两千块，说海书记是出名的吝啬鬼，跟他走，吃不到香的喝不到辣的。海新笑了，知我者唯李成天也。小韩去服务台，不一会儿回来，说，舅舅，咱们上楼吧，五楼561房间，是个套间，我在外面，您在里面。海新说，你为什么喊我舅舅？小韩调皮地说，我在登记上写您是张国有，省保险公司的。

走进房间，里面收拾得挺干净，桌上有部电话，一台21吋的彩色电视机，沙发地毯。海新想起应该给家里挂个电话，免得让妻子和女儿惦念。从总机要通电话，刚响了一声女儿就接了，慌慌的声音，是爸爸吗？海新说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女儿酸地，您看表，没有生日了，都过去了。爸爸，您在哪儿？海新说，在平阳市。女儿不满地，明天是休息日，您又不回家，妈妈的腰又疼上了，吃药也不顶事，满头的汗。海新低下头，妻子的腰椎管狭窄是个要命的病，疼起来得趴在床上，原先是腰椎的上半截，现在下面也疼了，照完片子，医生惊诧地说，

海书记，您爱人的病情怎么发展那么快。海新内疚地对女儿说，我后天就回去。女儿说，有不少电话找您，我也说不上您上哪儿去了。海新马上说，一般人不知道的，不要说我上平阳市来了。海新放下话筒，有些不放心，给省纪委值班室主任打个电话，说，我在平阳市处理一件事，后天回去，只通知到几位副书记即可。值班室主任说，海书记，明天下午省反腐倡廉文艺会演颁奖请您参加。海新说，我去不了，请刘书记和胡书记去。值班室主任说，我们怎么跟您联系。海新说，一般不要联系，省领导有要事找我……海新想不出妥善的联系方式，就顺手把客人须知的本子翻开，将平阳宾馆的电话号码说出来。

海新饿了，想想，晚饭没吃。正要说什么，小韩从外面进来，捧着个包。他打开，里面有两盒康师傅方便面，还有三根腊肠，切得很细的猪耳朵。接着，他变魔术似的掏出两瓶啤酒。我就知道您饿了，不瞒您，我也没吃晚饭。小韩用开水泡着方便面，用牙一磕把啤酒盖撬开，动作十分流畅。平阳的猪耳朵很好吃，又脆，酱得又香，吃一口让您想一年，小韩介绍着。海新拎起一根猪耳朵嚼，觉得并不像小韩说的那样香，他玩笑地对小韩，给我当司机来吧？小韩晃着脑袋连说，没意思，我可不去。您听过这个口头禅吗，跟着组织部，年年有进步；跟着宣传部，增加知名度；跟着工商局，天天有宴席……海新喝了口啤酒，问，要跟着我们省纪委，你就没意思？小韩喝着啤酒说，到省纪委，不论到哪儿，不敢吃人家的不敢喝人家的不敢拿人家的。特别是您海书记海瑞的后代，谁敢对您行贿啊，我这司机不就亏大了。海新开心地笑了，我姓海，可不是海瑞的后代。小韩说，我听不少人说您是。海新也喝口啤酒，但愿我是海瑞的后代。他喜欢和小韩这样无拘无束地交谈。在省纪委，大家对他都很尊敬，可很少有人能和他这么随心所欲地聊天。其实，海新自认为是个开朗的人，在大学时，他常和李成天搞恶作剧，在万圣节，深夜扮演个鬼神之类的吓



唬同宿舍的，为这个还挨过系里批评。

电话铃声抽冷子响着，海新拿起话筒，对方是个女人，问，是张先生房间吗？海新说，打错了。刚放下话筒，电话又顶上来。小韩接过话筒，对方说，是不是张国有先生的房间？小韩说是。对方说了几句什么，小韩说，我们不需要。然后扔下话筒。海新问，怎么回事？小韩憋了一会儿才说是只“鸡”，她们准跟宾馆串通好了，要不咱刚进来，就能知道咱的房间号，也能知道谁是谁。这平阳真是名不虚传，整个被群“鸡”包围了。海新有些别扭，为市委招待所出这些齜齜的事脸上发烧。

夜更沉了，窗户被外面的霓虹灯折射得花花绿绿。想睡觉吗？海新问小韩，小韩挠着头皮笑着说，跟您出来我有些兴奋。我回去要是和别人说，没人相信。海新吓唬说，跟我得受苦受罪啊。说着他随手开开电视机，想看看零点新闻，谁知屏幕上出现一对赤裸裸的男人和女人在床上接吻，男人的手像章鱼般地在向下滑行……小韩凑过来，哇，够刺激的。海新发愣，脑子里空白了一会儿，他还是头次目睹到这种场面，完全是下意识思维，他把电视机关上，然后习惯动作地抄起话筒，对总机气愤地说，接你们值班经理！总机问，先生有什么要求？海新喊着，我让你接值班经理！总机说，稍等。一个沙哑声音问，哪位找我？海新问，你是值班经理吗？对方回答，就算是吧。海新恼怒地，开开你屋里的电视机，看正播放着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对方停了停，您是哪位？海新说，561房间的。对方又问，您怎么称呼？海新刚要说我是海新，话吐到嘴边又留住，我姓张。对方客气地说，张先生，您可能是头回住我们平阳宾馆，现在放的这个录像带叫《夺名导线》，是市文化市场部门批准的，不是淫秽带子，出现个把男女亲热的镜头是很正常的，这也是应客人要求放的。海新冷冷地说，这种带子能放给你们孩子看吗。对方不耐烦地，我对您已经很客气了，请

您不要闹事，如果有公安局敲您的房间门，这对您也不好，我们平阳宾馆是隶属市委领导的，有意见可以直接向市委提出。海新质问，你这是在威胁我！对方说，你是个什么鸟屁人物值得我威胁，说完，咔的一声把话筒挂断了。海新再打总机询问，总机说，对不起，值班经理休息了。海新问，你们值班经理怎么称呼？总机说，跟您同姓，晚安，撂下话筒。海新憋得透不过气来，多少年没有遇到如此敢蔑视嘲笑自己的人。

海书记，消消火，平阳市的人火气大，小韩说。

海新没说话，躺在床上，心慢慢静下来，他觉得这次该到平阳市来。长期让人前呼后拥的，下面的情况基本是走马观花，到哪儿都没有人敢坐着，都是站起来鼓掌，要不然就是听汇报或者看简报。小韩把灯熄灭，海新琢磨着明天先做些什么。

四

天亮了，玻璃上镶着浅浅的红色。

海新睁开眼，见小韩收拾着屋子，李成天坐在床前，对着窗户发呆。你怎么来了？海新起床。李成天嘟囔着，我放心不下，你坐我的车上平阳来，出点儿事我怎么交代。海新到卫生间刷牙洗脸，说，我能出什么事。李成天表情皱皱的，你听小韩的非坏事不可，用张国有的名字填单子很危险。按说，你早就应该处理张早强，平阳市的事我知道一点儿，张早强虽然才四十多岁，跟咱年龄差不多，可专横跋扈，贪色，糟蹋不少女人。文化馆那几个长得好看点儿的都怵他，提心吊胆的。有个跳舞蹈的叫吴灵灵，我见过，人长得是漂亮，皮肤白得像石膏。张早强三天两头约她上歌舞厅，进了单间就动手动脚的。最厉害的时候，她男朋友给她做个钢内裤，上着锁。海新说，这些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李成天叹口气，我一年四季往下面跑，知道的事多了，还都跟你说？我又不是你们省纪委雇来



的。这哪个地方不都有纪委吗，他们干什么吃的。小韩提醒，都八点了，该吃早点了。

三个人在餐厅吃着早点，汤全是凉的。小韩过去问，服务员回答就是凉的。海新喊着，让他们热热。一个胖子过来，你们是561房间的吧？小韩说是，胖子笑笑，没热的，凑合着喝吧，喝了回屋放点儿自来水灌灌。小韩急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！胖子摇摇头说，没意思没意思。然后背着手走了。海新问服务员，这胖子是谁啊？服务员小声说，你们怎么得罪张经理了。海新认真地看看胖子，随口说，这位就是张经理。小韩要去追张经理，被李成天拦住，算了，平阳宾馆是张早强的窝，没根没叶的主儿在这也当不了官。小韩撇着嘴说，有海书记在这儿还怕他。李成天一瞪眼，我告诉你，所有事你少掺和，老老实实开你的车！

12 海新把凉汤慢慢喝净，李成天说，你是省纪委书记，管大事的，你打听打听，哪有省纪委书记亲自办案的。海新说，知道毛泽东在《实践论》里提出的关于领导干部吃梨的理论吗？我周围隔绝东西太多，像大气层一样，很难冲破。这个案子重要，我想从中亲身体味一些平常感受不到的东西。李成天笑着，喝冷汤的滋味儿就不好受吧。我是作家，可以在稿纸上浪漫。你是省纪委书记，遇到的都是残酷事实……海新做个暂停的手势，咱们之间最熟，你说我和当官以前有没有变化？李成天肯定地说当然有。海新饶有兴趣地问，在哪儿？李成天说，以前你总说您，你现在总说你。去年大年初一，你到我家给老爷子拜年，说了句您，我爸爸夸你半天，说一个省领导这么平易近人。海新怔了怔，半晌才说，成天，咱不说这个了，你跟平阳市的谁最熟？李成天想想，文化局的马局长。海新说，那就把他请来！

当马局长走进房间，海新躲在暗处，李成天迎上去和马局长打着哈哈。马局长戴副近视眼镜，随随和和，他瞥了海新一

眼，不在意地对李成天说，大礼拜的怎么有闲心上平阳来？李成天调侃地，让你找个女人玩玩！马局长笑着，平阳就不缺女人，多大多小岁数的都有，就看你多大胆了。李成天继续开玩笑，有十五六的吗？马局长说，有啊，半月前我陪省城来的人去太阳歌舞厅，经理就介绍两个十五六的，脸上嫩得能掐出水来。李成天问，结果呢？马局长摇摇脑袋，你还不了解我，色色嘴吧，动真格的我不干。李成天把马局长拉到海新身边说，这是省纪委的。马局长脸色大变，对李成天拱拱手，你饶了我，咱们可是朋友，不能这么害我。李成天递给马局长一杯水，正因为是朋友，才找你。海新说，你别紧张。我先问你个简单问题。这平阳宾馆晚上播的录像带是归你批吗？马局长站起来，我得走了，如果省纪委找我正式谈话，得有我们市委的人陪着才行，否则我不接待。李成天打圆场，看我的面子。马局长鞠个躬说，李馆长，你一个面子我就要惹大祸。说完拔腿要走。海新说，我是省纪委的书记海新。马局长回过身，脸上肌肉哆嗦，您是海书记？小韩说，这还有假。

张经理猛丁儿推门进来，沙着嗓子，听说马局长来了？马局长忙掩饰着，看看老朋友。张经理打量着屋里人，哪位是你老朋友？马局长指着李成天，这是咱省艺术馆的李馆长。然后指指张经理，平阳宾馆的张经理。张经理摆着手，副的，小官小官。说着，冲着马局长指指海新问，这位呢？马局长张张嘴没说出什么。小韩忙插话，这是省保险公司的张国有，我们李馆长的老同学，到平阳玩来了。张经理握着海新的手，谢罪谢罪，昨晚太唐突了，不知道你是马局长请来的客人。我是个粗人，平阳市保险公司的黄经理是我朋友，想必你也熟吧？海新笑笑，没再说什么。张经理说，中午，早强书记请客，我得作陪。晚上吧，晚上我在宾馆摆一桌，几位看得起我，一定来。说完，摇摇晃晃走了。

马局长抹着冷汗，这张经理是张早强的表侄。海新示意马

纪委书记